



1922年拍摄的大水法和远瀛观遗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徐静整理

【文化观】

珍贵老照片再现圆明园冬景

北京正觉寺文殊菩萨全身是何模样?百余年前圆明园顺木天、鱼跃鸢飞等建筑群未被摧毁前的照片是何人拍摄?这些问号对圆明园研究者和游客来说一直是个谜。近日,“圆明园发布365张老照片”的新闻登上热搜,这些照片大多数为首次向公众展示,涵盖了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的相关建筑。其中,圆明园管理处首次发布的正觉寺文殊亭内文殊菩萨全身照片拍摄于1920年代,极具学术价值。

24日,圆明园管理处在正觉寺举办圆明园老照片发布会,现场发布365张珍贵老照片。其中,一张超大幅的文殊菩萨全身像被放置于正觉寺最上楼门口。这张照片来自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刘阳,在圆明园老照片发布会上,他正式将这张照片的电子版捐赠给圆明园管理处,由圆明园档案馆收藏。

任职于圆明园管理处的刘阳是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也是圆明园流散文物研究和圆明园影像学的开创者之一。据刘阳现场向媒体介绍,他收藏的这张照片拍摄于正觉寺文殊亭内。据说当年,乾隆皇帝因文治武功卓著,常常被外藩王和外国使臣尊奉为文殊菩萨,乾隆本人也对文殊道场尊崇有加,故在圆明园正觉寺建了一座文殊亭并供奉文殊菩萨,但1860年之后,军阀混战时期文殊菩萨像被毁,也没有留下图像资料。

这张老照片上清晰可见文殊菩萨骑青狮像,总高3丈,左右站立两个小童,左为狮奴,右为韦陀,皆高八尺。文殊菩萨像及其背光均为木质包金,狮与两个小童均为五彩拨金,底座是汉白玉石台。刘阳介绍,该照片为仅存

的4张正觉寺山门以内的照片之一,可验证史料记载准确无误,也弥补了学术的空白,对研究、复原正觉寺文殊亭有至关重要的参考价值。

除了这张文殊菩萨全身像照片,圆明园还发布了300余张老照片,涵盖了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的相关建筑,这些罕见的老照片多是刘阳从世界各地收集的。

1860年,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的焚毁后,虽然渐渐地变为一片废墟,但在此期间,不少摄影师携带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照相设备对遗址进行拍摄。这些摄影师包括中国香港摄影师赖阿芳、德国摄影师奥尔末、法国人谢满禄、瑞典人喜仁龙,这些早期影像也成为圆明园百年沧桑的历史见证。

其中颇瞩目的一位拍摄者是法国人谢满禄。1880年8月,赛玛耶伯爵以法国公使馆秘书的身份来到北京,在北京居住了四年。1882年,他被任命为领事馆代办,此时这位伯爵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谢满禄。

谢满禄在京期间曾经拍摄过大量北京地区历史古迹的照片,其中包括圆明园木构建筑照片。《西洋镜下的三山五园》一书,对谢满禄拍摄场景有详细介绍:赛玛耶伯爵在1882年前后对长春园宫门、海岳开襟建筑、法慧寺琉璃塔、西洋楼谐奇趣、方外观、大水法、观水法、线法山西门、圆明园舍卫城、濂溪乐处知过堂、断桥残雪、鸿慈永祜华表、宫门等处进行拍摄,是目前已知拍摄过圆明园木构建筑在1900年被彻底破坏前遗存最多的一位摄影师。

比如,谢满禄于1882年前后拍摄了长春园海岳开襟。当时此建筑尚保存完好。该照片是谢满禄登上海岳开襟岛进行拍摄的,是目前发现的仅有的一张海岳开襟被毁前的木构建筑照片。

同时,谢满禄在1882年拍摄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劫掠后的木构建筑照片,“几乎改变了圆明园的摄影史和建筑史”。在这组照片被发现之前,学术界一直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圆明园虽然被毁,但仍然是皇家禁地,西方摄影师无法涉足,他们的活动范围只能在西洋楼地区。但谢满禄不仅进入圆明园区域,而且随行人员数量很多(至少六人)。以照片为线索分析,他们从长春园宫门进入,拍摄西洋楼后,一路向西,拍摄范围几乎贯穿了整个圆明园。其中,他们拍摄了许多木构建筑照片,这些建筑虽然躲过了英法联军,但没逃过十几年后1900年的“庚子事变”。因此,谢满禄的照片成为了研究这些建筑毁坏变迁唯一的依据。甚至,对于那些传说中有争议的建筑,他的照片成为了无可辩驳的“铁证”。

这些老照片清楚地呈现了这些建筑都还未被彻底破坏之前的状况,打破了以往圆明园的中式建筑仅停留在文献记载或是画作中的呈现方式,让人可以一睹皇家园林曾有的辉煌气派。圆明园老照片不仅有助于圆明园历史、建筑、园林等方面的研究及相关建筑的维修和恢复,还对寻找和确定流散文物的线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老照片翻拍于《圆明园旧影》(刘阳著)



文殊菩萨骑青狮像,为仅存的四张正觉寺山门以内的照片之一。



谢满禄1882年前后拍摄的长春园宫门。

【短史记】

元宵节
充满诗情画意的浪漫节日

□郑学富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始于2000多年前的西汉,司马迁创建《太初历》,将元宵节列为重大节日。自唐朝以后,元宵节更加绚丽多姿,充满了诗情画意和浪漫色彩。

唐朝:月色灯山满帝都

“月色灯山满帝都,香车宝盖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观灯乐行》描写的是元宵夜观灯的情景。

唐朝的京城长安,已是百万人口以上的国际大都市,元宵节场面豪华,唐玄宗时期长安的灯市规模浩大,燃灯五万盏,皇帝命人做巨型的灯楼,广达20间,高150尺,金光璀璨,极为壮观。唐朝元宵节放假三天,取消宵禁的限制,允许人们出门赏灯,称为“放夜”。女子也予以解放,可以上街往来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雍洛灵异小录》记载:“灯明如昼,山棚高百余尺,神龙以后,复加修饰,仕女无不夜游,车马塞路。”这天晚上,皓月当空,华灯齐放,妇女们成群结队,穿着新衣走出户外,来到闹市观灯、看热闹。唐人张衡的《朝野金载》描写京城元宵繁闹的景象,妇女穿着艳丽的服装,戴着好看的首饰,在五彩缤纷的灯下载歌载舞。《开元天宝遗事》也记载,自正月十五以后,长安士女“各乘车跨马,共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男士女子可以一起郊游。唐玄宗在长安兴庆宫前举办大型元宵晚会,《明皇杂录》记载:“金吾及四军士兵,列明阵仗,盛列旗帜,皆披黄金甲,衣短绣袍,大常陈乐”。宫女数百人打扮得花枝招展,边歌边舞,太常寺乐工演奏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大象、犀牛也纷纷入场,伴随音乐鼓点起舞,府县组织的龙灯旱船、马戏斗鸡也来助兴。

唐代诗人卢照邻《十五夜观灯》云:“锦里开芳宴,兰红艳早年。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描绘了绚丽多彩的元宵灯火将大地点缀得五彩缤纷,远处的灯火恍若点点繁星坠地,然而更引人注目的却是美丽姑娘的欢声笑语。

宋代:人约黄昏后

景祐三年(1036年)元宵节,东京汴梁灯光华丽璀璨,青年男女或相拥而行,或载歌载舞,或表明心迹,或赠送定情礼物。在这快乐的节日里,欧阳修孑然一身,怅然若失,不由地吟诵道:“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这就是被千古传唱的《生查子·元夕》,写得惆怅徘徊,委婉缠绵。

宋代的元宵节,比前朝还要繁华热闹,民族特色更加突出,民间参与更加广泛,假期也比唐朝延长了两天。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为庆祝元宵节,皇宫前面从年前的冬至日以后,开封府就开始搭建山棚。所竖的木材正对着宣德楼。从那时起,游人已开始聚集到御街。御街两廊下表演各种奇特技艺、新异本领的人,歌舞百戏,一个接着一个,乐声喧闹,声闻十余里。北宋词人周邦彦流落他乡,在元宵节感怀故人旧事而作《解语花·上元》,词不但描绘了荆南元宵之夜灯月交辉、丽人多姿的欢乐场景,还回忆汴京的元宵千家万户张灯结彩如同白昼,姑娘们笑盈盈出门观赏,美女如云的景象。

宋代的元宵节,青年男女更加浪漫,可以与自己的情人相会,相互表

达爱慕之意,送上定情之物。苏轼曾在杭州度过三个元宵节,对此有很深的感情。熙宁八年(1075年),苏轼在密州过元宵节,寂寞心情油然而生,更加思念在杭州时的元宵节盛况,满城男女游赏,游人如织。在灯火的辉映下,俊男靓女个个满面春风,顾盼神飞,像从画中走出来的一般,于是写下了《蝶恋花·密州上元》:“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南宋诗人姜白石有诗曰:“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拾坠钿;风雨夜深人散尽,孤灯犹唤卖汤元。”描写了元宵节人们在大街上表演高跷、旱船的热闹气氛,游人拥挤,花灯挂满,载歌载舞,宝马香车是佳人才子的暗喻,佳人头上的钗饰品与花灯媲美。

明清:燕京女儿踏月行

“今夕何夕春灯明,燕京女儿踏月行。灯摇珠衫张华屋,月散瑶光满禁城。”明代名臣张居正的《元夕行》描绘了北京城元宵夜姑娘们赏月观灯的盛况。

明朝时规定正月初八上灯、十七落灯,张灯十夜,京城内家家户户悬挂五色彩灯,其上绘有翩翩起舞的各色人物,花鸟鱼虫竞相争艳。不仅京城都市里的青年女子观灯幽会,而且乡村女子也穿戴一新,描眉点唇,走出家门踏月夜游,在元宵夜浪漫走一回。唐寅的《元宵》诗曰:“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不展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这首诗描写了乡村的元宵节,灯月映照下的村女更加美丽,满街珠宝翡翠闪耀,她们青春焕发,喜气洋洋尽情欢笑。由于观灯人多,还有女孩迷路的,明代散曲家刘效祖《灯市词》说:“谁家闺女路旁啼?向人说住大街西。才随姥姥桥边过,看放花儿忽失迷。”

“郎莫看灯去走桥,白绫衫整撒娇娇。走来儿怕双纤趾,不走儿愁一捻腰。”这是明代诗人蔡士吉在《元宵曲》中描写的元宵女子走桥的习俗。明清时期的女子除了观灯、看焰火等娱乐活动外,还亲身参与一些民俗活动之中,如民间有走桥、走百病的风俗。《帝京景物略》记载:“妇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曰走百病,又曰走桥。”又说:“八日至十八日,集东华门外,曰灯市。贵贱相沓,贫富相易贸,人物齐矣。妇女着白绫衫,队而宵行,谓无腰腿诸疾,曰走桥。”这里说的就是民间元宵习俗“走三桥”。《长元志》也有记载:“上元,妇女走历三桥,谓可免百病。”这是女人们的特殊活动,元宵夜,她们三五成群结队要走过三座桥,并且要挑选名字吉祥的桥,如长庆桥、吉利桥、太平桥。据说走过这三座桥可以消除百病,所以也叫“走百病”。

在古人看来,过桥渡河是“度厄”(即解除灾难)的象征,走过三桥,就度过了这一年中的众多灾厄,就能终岁无百病。而“渡河”二字,在南方又和“渡祸”谐音,因此过桥更有了克服灾祸的寓意。清人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说:“元宵之夜,妇女成群结队的游走,祈祷免除灾祸及过失。前面一人持香开路,称为‘走百病’。凡是遇到桥,则三五成群地走过,称为‘度厄’,俗称‘走桥’。又争先恐后地前往正阳门中洞摸门钉,传说这样可以多生男孩。”女人们走桥时都穿月白整衫,打扮与月色相配,明人张宿《走百病》诗曰:“白绫衫照月光殊,走桥过来百病无。再过前门钉触手,一行直得一年娱。”